

香港師 1987

一九八六年，香港師傅梁雄輝一到臺北，立刻引起了臺北金銀珠寶業的關注。各間中小型工廠的老闆專程邀他吃飯，租屋的電話一到下午就鈴鈴作響，大家都想見一見香港金工技藝是如何獨步全球，不求穩定發展，只求能趁機撈一筆。

抵台當晚正下著雨，飄搖的雨幕讓台北的霓虹燈、大型廣告牌像沾濕的畫紙，紅黃藍的燈光閃爍，在落滿雨滴的車窗上像一個個忽明忽滅的機械按鈕。梁雄輝看得發楞，是否存在著一隻精明的手指，能準確按下某個按鍵，自此所有躺臥在這片土地的高樓、店鋪，所有穿行而過的車輛會重新沉浮、拼接、組裝成一台巨大的機器人。這稍有童趣的畫面使他發笑，但五顏六色的燈光似乎真的在力圖重現每個人夢中的遊樂場，招喚著每個庸庸碌碌的成年人的心。

下了飛機後，梁雄輝坐上了工廠老闆的計程車，車窗外的台北夜色令他獨自玩味著這座城市的各種模樣。座位另一側，老闆和副駕駛座的業務經理一言不發，比起香港技術，他們更在意梁雄輝那隻帶著眼罩的左眼，彷彿從香港電影跑出來的古惑仔、從槍戰片裡逃出的幫派大哥。

英屬香港，是國際城市，數十屆的國際珠寶大展都在此舉辦，英、俄、法、義幾大流派也在此交會，匠師不僅兼顧華人的儲蓄習慣，也參與海外市場的競爭，技藝若不是得到國際品牌的親傳，就是在展館附近的小房間裡拆解研究而來。這也是為什麼，來自香港的梁雄輝眼裡總帶著一種看玩具模型的興奮。

幾個月前，人在香港的梁雄輝，對遠道而來的臺灣老闆自薦，開的條件也很迷人；只要一半的月薪，但必須允許他去接其他工廠的訂單。人有兩隻眼睛，少了一隻眼睛的梁雄輝只拿一半的月薪，聽起來是那麼的合理。

工廠老闆猶豫了許久，大費周章的聘用香港師傅，就是為了區別於其他工廠，得到別人得不到的技術和產品。戒嚴期間，香港師來臺灣只能申辦考察護照，多半經由資金雄厚的大工廠代辦手續，目的無非是為了仿製香港款式，參考的也都是香港出版的珠寶雜誌。

「我這一輩的師傅，會說普通話的不多。」

梁雄輝不留情面，這句話一針見血，過去也有工廠請相關機構代辦手續，等人到臺灣後才發現語言不通，三個月後，護照一到期就請回去了。

港款特色，是零件組裝，一個飾品大多由十幾到二十個零件焊接而成，需要提前在油土上擺好形狀，再由石膏固定、焊接，擺油土的程序又叫「擺胚」，是量產、分工環境下特別獨立出來的工序；學徒「擺」好胚，再由師父檢查、整修。

唯有經驗老道的師傅，才能逆向推敲飾品的結構與製程。香港分工嚴謹，擺胚、男臺、女戒、鑲鑽，各有專研，一位師傅往往只專精一項技術或款式，這點，梁雄輝幾年前就受聘於臺南銀樓，傳藝、監工不在話下。

「還是這樣子吧，」梁雄輝終於掀開了自己的底牌，刻意彰顯流利的普通話說道：「我做鑲嵌，你讓我論件計酬，我保證準時交件，但我也能去接其他地方的案子。」

一間工廠二十多位師傅，只需要一位鑲嵌師，行情是一般師傅的四到五倍；鑲嵌師貴在技術，更貴在名譽，每顆珠寶的品質不一，若珠寶在鑲嵌過程中碎裂，產業慣例，師傅無責，損失由甲方承擔。為減少紛爭，甲方往往就是聘僱的工廠自己，這類工廠鎖定中階市場，不輕易觸碰單價昂貴的珠寶鑽石。

梁雄輝能做鑲嵌，還是論件計酬，一個藏在工廠老闆心中許久的計畫慢慢被翻了出來；既然要仿製香港飾品，何不仿製最受歡迎的款式？但哪些款式最受歡迎呢？港片裡的款式最受歡迎；《緣份》、《最佳拍檔》、《上海灘》……。工廠老闆曾幻想過幾條生產線：「張曼玉同款」、「林青霞同款」、「梅艷芳同款」，連電影海報都能成為產品目錄……。這樣的夢想需要有實力的 K 金師與鑲嵌師合作，更需要一筆不小的實驗成本，而眼前的鑲嵌師卻提議論件計酬。

「我需要準……」

「考察護照，三個月到期後，再延三個月，」梁雄輝接著補充：「每半年一次的香港來回機票。」

每半年回香港一趟，往往以農曆春節為界，梁雄輝在二月中抵達臺灣，是個寒冷的雨夜，他早有聽聞台北多雨潮濕的天氣，厚厚的大衣與一隻黑色眼罩，讓接機的老闆瞬間認出了他。

一落地臺北，「自由接案的香港鑲嵌師」名號很快就傳進了每個工廠老闆的耳裡。臺灣人是出了名的愛請客，香港人則是出了名的嘴刁。接連幾天的晚上，都有一輛計程車停在梁雄輝的租屋門口，不同的司機、不同的業務經理、不同的工廠老闆，梁雄輝總坐在後座的右側。

左側的老闆望著他那左眼的眼罩，像一堵黑色的牆，車窗外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光都改變不了漆黑的眼罩，偏偏梁雄輝的嘴角又是一抹神祕難解的微笑。

飯桌上，梁雄輝細細品味每間餐館的功夫菜和家常小吃，羊羔、紅燒划水、白油四件、樟茶鴨、蔬菜豆腐湯、豆沙鍋餅……。這幾年，臺灣的菜系囊括中國大江南北，全有賴傅培梅女士的《培梅食譜》，同為匠人，梁雄輝彷彿受到鼓舞，但他最喝不慣的仍是臺灣的湯；香港管熬煮超過八小時的叫作湯，臺灣的貢丸湯、豬肝湯、四神湯在香港人眼裡不過是一碗洗菜水。剛一吃飽，梁雄輝看著面前的湯，一碗有料的水，恢復了嚴肅的神情，該談正事了。

一間工廠二十多位師傅，只需要一位鑲嵌師，換而言之，鑲嵌師的案量有限，工廠高薪聘僱後，需聯繫全臺中小型工廠，替師傅安排工作，想盡辦法讓高昂的月薪發揮最大的價值。梁雄輝按件計酬，工廠老闆自然少了擴增業務的壓力，他得自行打通各間工廠的人脈。臺北的這幾場飯局，算是各取所需，但梁雄輝有自己的打算。

按月計薪，對身在異地、案量不定的鑲嵌師來說是最重要的保障。此次來臺灣，梁雄輝冒著收入不定、甚至賠錢的風險，選擇彈性的按件計酬，目的明確，是為了來找臺灣女子。老闆們各個在聽到他在找女人時都揚起了笑容，但一知道他在找的，是個有名有姓的人時，臉又垮了下來；梁雄輝想找的，是一名多年前與他相約私奔的女子。

女子全名魏莫良，是幾年前進駐臺南銀樓時結識的銀樓女兒，算了算年紀，此時也即將奔四。失聯數年，梁雄輝也不確定她是否仍在這個產業裡，只知道她高機率在臺北。若是另起爐灶，她可能從事珠寶相關的買賣，出現在中上游的珠寶廠家，但當年離別時，魏莫良一家破產，就算改行開麵店或改嫁都不奇怪。各間工廠老闆都沒聽過這個人，梁雄輝早有預感。

飯局上，不僅梁雄輝在打聽魏莫良的下落、打聽工廠的業務與價碼，工廠老闆們也在觀察這位獨眼的師傅；少了一隻眼睛，讓剩下的另一隻眼睛更顯得珍貴。傳統打金師傅的黃金時期在三十到四十歲，這件事在鑲嵌師身上格外現實，長年經手細膩的珠寶鑲嵌，強用眼力，一得到老花眼，速度與準確度都會大大下降。老闆們算不準梁雄輝剩下的眼睛還有幾年的時間，而他神情嚴肅、不苟言笑，看上去更是蒼老許多，一說起魏莫良的年紀，也給自己的年紀提供了線索。他的時間不多了。

梁雄輝接過名片後，刻意不去看上面的文字，出門前他特意選了深黑色的眼罩，想讓讓失明的左眼看起來只是造型，卻也知道是自欺欺人。他仔細的刮了鬍子，喝湯時更一口一口的往嘴裡送，仍藏不住自己的年紀。

談妥業務後，梁雄輝將幾張名片收入皮夾，自行在餐廳門口攔計程車。

啟程臺灣前，梁雄輝的幾位同業好友曾勸他放棄，不是要他留在香港，而是要他抓緊機會移民英國；中英聯合聲明後，香港主權移交成了板上釘釘的事，最一流的、英語好的師傅都被挖腳英國，條件優渥，就算上了年紀也能謀得教職傳藝。老花眼幾乎是每個打金師不可避免的命運，慣例上，年紀大的師傅不是籌錢開設屬於自己的店面，就是轉作管理層當監工師傅。未來香港移交中國，開店的計畫又更小了；香港的技藝終究是為符合英國的消費習慣而生，屆時，西方的珠寶鑽石將會變成中國的翡翠黃金。

梁雄輝的幾位師兄弟與同業好友陸續得了荖花，他們各個好言相勸，認真的神情不似過往的玩笑，一位交情甚好的同門師兄甚至提議兩人搭檔，未來到英國後看是成立品牌，還是到公司謀職，兩人搭檔，一定好過單打獨鬥，說不定三、四年後就能累積一批師傅與學徒，在英國的某個街區開設一間能獨當一面的珠寶店，到時候，再讓學成的徒弟成立分店，學西方人那樣收加盟金……。

這個提議，在梁雄輝獨自攔計程車回租屋的路上不斷想起，回想當年受雇臺南，是第一批來臺的香港師，薪資、待遇都是最一流的水平，臺南的銀樓產業歷史悠久，對於技術高超的師傅也有更高規格的禮遇與尊重，大大小小的生活要求都有商量的空間。梁雄輝錯估了時空變遷，誤以為到了臺北也能有相同的禮遇與資源，不，其實這些他都多少有預感，銀樓產業封閉，他自然也耳聞過臺灣的南北差異，回臺灣尋人，本就帶著衝動。

梁雄輝的左眼是幾年前在臺南失明的，上了年紀後出現的腰痠、腿腳無力，本是預料之內的事，他和魏莫良相互扶持，兩人搭檔，一定好過單打獨鬥。但少了魏莫良，又少了一隻眼睛後，這幾年，身體的老化不再只是老化，他越來越感覺自己被困在自己的身體裡，僅存的那隻眼睛成了他唯一的一扇窗，偏偏又是那隻久經操勞的右眼。梁雄輝帶著失明的左眼一回到香港，立刻打聽其他同行是在幾歲得到荖花的，問了好友、師兄弟，甚至是自己的師父。自己的時間不多了。他要在得到荖花前找到魏莫良，找到魏莫良，他們可以合力開一間銀樓，他聘師傅監工，魏莫良坐櫃台，她往後當他的左眼。

飯桌上，也有工廠老闆神情篤定的跟他保證一定能找到人，但這種篤定的眼神更讓梁雄輝感到悲哀；臺灣這幾年快速發展，不少人一夜暴富，更多的則是夢想著一夜暴富的人，香港比臺灣早發展二、三十年，因此這種騙子才有的篤定，梁雄輝一眼就認了出來。

幾天後，梁雄輝也在一位青年的臉上看見相同的眼神。青年學的是臺灣的傳統黃金技術，白天時，青年拜訪了梁雄輝應聘的工廠，一見到老闆，就開門見山的說想來拜師，師父指名梁雄輝。已經出師的師傅二度拜師，在產業裡不是個例，每位師傅各有專研，偷來的就是自己的，而偷不過來的技術，一是花大錢請老師、二是花時間當學徒。

拜師，是師父與徒弟間的事，梁雄輝邀青年在附近的茶館喝茶。剛一入座，梁雄輝便說：「我不會教你。」



來拜師的青年名叫許慕儀。自十四歲起學藝，並趕在當兵前出師，當兵後為

事業拚搏。師父同時也是他的舅舅，當許慕儀收到兵單時，師父以一個舅舅的身分，特地翻出一本厚厚的名片簿，一一向許慕儀細數自己的師祖、師兄、師弟、幾個從業的遠房親戚，和同業的好友；臺南有十六間、高雄有十一間、雲林七間、臺中、苗栗、南投各有五間。

舅舅翻著名片簿，像翻著族譜，一聽到許慕儀說要去臺北，忙碌的手忽然停了下來，他頭也沒抬，視線穿過鼻樑上的老花眼，看了許慕儀一眼。師父將手指往名片簿的末頁一插，厚厚幾頁的親疏遠近、千絲萬縷的新仇舊恨都被跳了過去。師父來回翻動兩三頁，最後抽出了三張名片，是過去的兩位好友，和一位許慕儀未曾謀面的大師兄。

兩年後，退伍的許慕儀站在臺北西門町的銀樓街街口。

應徵銀樓的駐店師傅有一套流程，學徒當滿三年後，剩下的四個月是用來報答師父的，四個月的期間，既有師傅的技藝，也有師傅的名份，可以去其他銀樓應徵。應徵時，會報上原先銀樓的名稱與地址，有興趣的老闆會佯裝客人抽空拜訪，一是確認師傅的技藝，二是確認師傅的名份。雇人，不會在別人的店裡，若老闆滿意，會叫師傅出去，商談往後是按月計薪還是按件計酬。

剛到臺北的許慕儀不打算回師父的店裡，要在臺北應徵，用的就是師父的名字，靠的也是師父的人脈。他再次摸出了那三張皺巴巴的名片，別說店名跟名字了，就連地址跟電話都背得滾瓜爛熟。

他首先推開了「欣欣銀樓」的玻璃門，老闆一聽到師父的名字，立刻露出了微笑，但只維持了一會，就慢慢淡去。許慕儀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，過去當兵的兩年裡，世界變了，流行專業分工，銀樓從此只負責銷售，師傅們全集中到了打金工廠的流水線。

比起過去接客人的訂製款式，一來一回看金樣，現在提前製作產品，讓客人選自己要的款式，省時又費力，打金師傅不必重頭到尾都會，只要重複相同的流程，許多出自工廠的學徒甚至一兩年後仍然只會備料的工作。壓條的壓條、拔線的拔線。老闆還是很講義氣的打了一通電話給許慕儀的師父，稍微聊了一會，就把聽筒遞給了他。

「慕儀啊，」師父在電話裡跟說起了自己的近況，也轉述了他跟老闆剛得出來的結論：「這幾年誰也說不準哪。」

許慕儀的心一沉，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只跟師父說有空再去彰化看他。聽筒還給了老闆，他們繼續在電話裡講起當年的往事，許慕儀在一旁聽著。電話越講越久，從他們拜師時的故事講到了當年的小說，又從小說聊到了結婚，從結婚聊到了中醫。某個瞬間，他才知道自己該離開了。

走出店門口，許慕儀決定什麼也不想，直接走去第二間名片的地址「寶佳銀

樓」。銀樓的老闆一聽到師父的名字，同樣露出了笑容，同樣沒維持多久，同樣講義氣的打了一通電話給許慕儀的師父。

「我不是說了嗎？」師父的聲音在不同的聽筒裡似乎有著不同的音色，他重複的一次剛才的結論，並說：「大環境就是這樣。」就在他要將聽筒還給老闆時，師父又語重心長的說：「這就是全部了。」

「不是還有一張名片嗎？」

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，師父才說道：「那個人吼，你不要指望太多。」

掛掉電話後，許慕儀落寞的走出店門口。

翻出口袋裡的第三張名片，看了一眼地址，離這裡似乎不遠，但許慕儀抬頭看著人來人往的街上，忽然意識到路上的行人們都有自己正要抵達的地方，行人各自身著穿商務西裝、洋裝、禮服，在不同的擦肩而過裡繞過彼此，像一條條只在白天出現的車燈拖曳。許慕儀身穿白襯衫紮進牛仔褲，繫著一條老舊的皮帶，茫然的走向名片上的地址，好幾次被路人撞到，並得到一個不耐煩的、埋怨的表情。

他一步步的往前走，去見他從未謀面的大師兄，他的最後一次機會。

三年四個月是過去學成一門功夫公認的時間，據師父說，許慕儀那從沒見過面的大師兄學到一半就跑了，俗稱走師。這樣的情況很常見，實際上聰明一點的、學得快的學徒只要一年多的時間就能上手，留滿三年四個月，為的是建立並延續自己師父的名譽與威信。真金白銀，只能交給信得過的人。

傳統打金業不養老、不養少，老了趕不上年輕人的速度，而年輕人則需要時間累積信任，三十多歲便是一位師傅的黃金時代。但大師兄走在時代的最前端，不信那些規矩與積累，偏偏，那上天眷顧的才能也培養了上天眷顧的興趣。

中途走師，必須去外縣市，沒人擔保，靠的是純粹的實力。許慕儀的大師兄雖然嘴上說自己沒從師父那學到什麼，實際上卻得到了師父的真傳；傳統師父動手不動口，要徒弟在旁心領神會，旁人會說這是師父為了藏招，好讓學徒待滿時限，但金工技藝，每位師父各有專研，偷來的就是自己的，徒弟們各個練就了一雙銳利的眼睛，待在其他師傅身邊，不聲不響，就學走了別人的技藝，當事人還渾然不知自己多了個徒弟。

據說當年大師兄定居台北，去一間銀樓自薦為駐店師傅，連自己許慕儀師父也不會的雕花，他只花幾個月就從別的師傅那裡學走了，同樣的技術，在學徒手是熟能生巧，在師傅手是融會貫通，這就是學徒與師傅間的差別。

師傅被學招，不會有怨言；金銀珠寶業，實作大於理論，在原理之上還有數不盡的細節需要摸索，就算製作時在旁觀看也不一定能學會一半。「看」會跟「學」會之間有長達數週到數月的練習時間，唯有熟練到能夠準時交件，在老闆眼裡才算真的「會」一門技術。師傅被學招，憑的也是真本事。

以往客人來店裡的目的有二，一是純粹購買黃金本身，作為儲蓄，這類的客人要求不高，寓意吉祥即可，甚至購買素戒，銀樓主要賺中間的價差。二是購買用於婚嫁祝壽的金飾，新娘的項鍊、手鍊、手環、戒指與耳環，新郎的錶仔鍊、領帶夾與方戒指。若談得順利，會一次訂齊。越莊重就越費工，越費工，就越賺錢。一對手鐲工錢兩百，雕花再加五十。

這兩類客人的錢，大師兄都要賺，跳槽到其他銀樓時，曾有老闆提議按月計薪，但大師兄對自己的手藝、工序、速度都由十足的信心，說什麼都要按件計酬。這件事說給外人聽，會說大師兄上進，但說給其他師傅聽，彼此心照不宣；學藝辛苦，沒有點興趣是學不下去的，興趣一上來，變成自己給自己出考題，自己給自己找答案。

大師兄後來又學了兩位師傅的招，卻在某一時刻碰壁了；傳聞，他見到了一個自己想破頭也不知道怎麼造出來的戒指，既找不到師傅詢問，也查不出戒指的來源。朝思暮想，心一癢，砸下了自己僅有的積蓄，把那支戒指買了下來。

面對這支工藝不明的戒指，大師兄沉思了好幾天也不敢貿然拆解，也許接縫就藏在他所不知道的位置，稍一溶開就毀了所有結構。他就這樣滿臉愁容的望著這支戒指。三天後的一晚，他將戒指上的鑲爪扳開，取下寶石，腳踩著輕快且平穩的風鼓，左手的火槍則慢慢靠近那支戒指，右手的焊夾輕輕推動每一個零件，試圖使焊藥重新液化，將戒指拆卸開來。銀質的戒指加熱後由白轉黑，又由黑轉紅，重試了好幾次，但底下那複雜的鑲座卻絲毫沒有鬆動。鼓風爐踩累了，就休息，休息完了再繼續踩，一晚就耗掉一整瓶油料，點打火機的拇指都磨破皮了。

直到第三天晚上，他硬是將戒指加熱、再加熱，焊夾輕輕一推，立刻凹了一角，整支戒指融成了熱騰騰的銀水……。大師兄對此大受震驚，翻砂或墨魚骨鑄造都不可能完成這樣精密的戒指，怎麼可能有戒指從戒臺到鑲爪都是一體成形的？

幾年後，他終於得到了解答，原來戒指來自香港的義大利脫蠟機，是鑄造廠大量生產的戒指。等大師兄發現這件事時，早已挫了當年的銳氣，與一位家境不錯的女子結婚，夫妻倆湊了錢，在臺北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店。曾有位師傅找他一起去一趟香港，想把鑄造技術傳來台灣。他去了，親眼看到成熟的鑄造廠生產線，卻沒了當年的熱情，當時台灣的鑄造技術遠遠落後國外，翻砂或墨魚骨鑄造都是上不了臺面的偷吃步，但新的技術突破了舊的工法，自行開闢了全新的工序流程，

當年在香港的大師兄一臉茫然，看著工人從蠟雕、脫蠟，到鑄模成型，整個過程完全不需要接觸金屬，比起接觸新工藝的興奮，更多的是失落；這還是自己熟知的金工技藝嗎？田徑跟騎術不在同一個賽道，單車迷也不會同樣有兩個輪子就因此愛上了摩托車。大師兄有了上天眷顧的手藝，進而有了上天眷顧的興趣，卻沒想到他同樣也有了上天眷顧的自尊心。

許慕儀與大師兄只隔著一張辦公桌的距離，他又倒了一杯茶，輕輕的啜飲了一口。

「當年我留了那位鑄造師傅的名片，」他繼續說道：「想說我都認識臺灣第一位鑄造廠師傅了，何不如自己開間工廠互相照應。」

辦公室其實就是一間簡陋的小房間，套房的一面牆擺滿了工作桌與器械，鐵鎚規律的敲擊聲，壓片機持續運轉著，銼刀像金屬的琴弓，十幾位師傅埋首於工作桌前，像準備聯考的 K 書中心。整間頂樓加蓋的套房就是一整間打金工廠，藏身於臺北市的住宅區。撮了銳氣的大師兄放下了自尊心，彷彿變成了對任何事都毫不在乎的工廠老闆。

許慕儀後續才逐漸得知第三類客人的存在。

這樣的客人往往出沒無常、來無影，去無蹤，但一眼就能辨認；他們多半身穿名牌、手戴名錶，而且肯定會摟著一至兩位穿著清涼的女士進店裡。男士付錢，但關鍵是女士。為了這第三類客人，店家往往會準備另一份「花簿」，看似雜誌剪報，其實都是店家與工廠精挑細選的產品；每當知名港星登報，工廠就會第一時間仿製明星身上的項鍊與戒指，再將雜誌複印，與仿製飾品一同送往各家銀樓。

飾品訂製，往往需要一至兩週的時間，第三類客人改變了以往「看金樣」的訂製模式，許慕儀受聘工廠，在壅擠的套房裡與其他師傅一起工作，提前為銀樓打製能現場帶走的金銀飾品。

某次與大師兄鋪貨，聽銀樓老闆與客人推銷，講得不是哪個款式比較合適，反倒建議客人全包。趁著男士掏錢之餘，銀樓老闆與大師兄交換了眼神，許慕儀看懂了，銀樓老闆心中可惜，為何這款金飾不在多出點款式變化？

那天銀樓決定提前打烊，銀樓老闆的準則是見好就收。沒想到收到一半，又有一組客人進門，不同的女士攬著不同的男士，從不同的旅館出來，十幾萬的生意只花不到十分鐘便完成了。這晚，銀樓老闆改口，今天……不，往後的每一天都要延後兩個小時關店。當晚回到工廠的老闆隨即下令，每個系列的項鍊、手環至少都得再加三個款式。



在工廠工作了幾個月後，許慕儀漸漸了解其他師傅的個性，不同師傅來自不同縣市，工藝、背景各異。午餐時間，幾人在圍坐在桌旁嗑著便當，閒談嘻笑之餘，忽然有人語氣認真的問道：「那是你自己做的嗎？」

「啊？」身旁的 K 金師阿賢楞了一下。

另一位較年長的師傅則陳辰直直的盯著阿賢，抬了一下下巴：「那個。」

阿賢發出了，喔，的一聲，放下了手上的筷子和便當，取下了左手戴的手環。遞給了陳辰，其他同事都停下了彼此的話題，紛紛看向他手上的手環。每個師傅各有專研，在工廠的流水線待久了，自然會好奇彼此的技藝落差。

阿賢的手環開始在同事間傳閱，兩位沒拜過師的學徒也上前湊熱鬧，雕刻部的部長許錦良邊看，邊給學徒講解：「四面是梅蘭竹菊，周圍的磨砂我們這邊也有做，卡榫喔……最近才開始流行。」

等手環傳到許慕儀的手上時，才總算看清楚了，黃金多用「熔接」工法，俗稱「走水」，焊接的時候直接燒至熔點，K 金則不同，得用焊藥與硼砂焊接，經常留下明顯的痕跡，K 金是組裝的藝術，需要時刻提防焊好的零件在加熱後再次鬆動，同時又要把焊口藏進其他零件的接合處，如何盡可能的把焊口集中在同一處，又不在加熱時各自散開……。許慕儀一邊看，一邊在腦中模擬製作的過程，越看越好奇，越看越有收穫，看著看著，便當都涼了，他一回過神，才不好意思的把手環還給阿賢。

「你還有其他的嗎？」許錦良問。

「其他的喔……」阿賢刻意放緩了語速，故作神秘的笑道：「沒有，我只戴自己做的。」

在場的學徒只是看個熱鬧，但現場的幾位師傅明顯有點躁動不安，技癢了。以往師傅間是一間店與一間店的距離，如今工廠召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師傅，薪水比以前穩定，工作比以前簡單，但私底下，大家都暗自好奇其他師傅的水準，天賜的手藝養成了天賜的興趣，同樣也培養出天賜的自尊心，彼此都希望能獨自摸索，學走別人的招。

那天下班，師傅們排隊在水桶前洗手時，許慕儀發現阿賢的手環已經戴在許錦良的手上。隔天上班時，阿賢又戴了一支新的手環，下班時則戴到了陳辰手上。工廠裡是上司與下屬的關係，而不是三年四個月的師父與學徒，K 金師傅面

對來打工的年輕人，只教工作要用的基本工：鋸、挫、焊、敲，學招不拜師，想學什麼只能各憑本事，許多工廠學徒做了兩三年還是只會基本功。

K 金工廠往往粉塵飛揚，說到底仍是貴重金屬，工廠門口永遠擺著一個大水桶，師傅下班前都必須去水桶洗手，把手上的金屬粉塵蒐集起來，這樣的水桶每半年會請人來回收，價值約是一個師傅一整個月的薪水。

從那以後，阿賢每天上班時兩手都戴滿了手環，像要出嫁的新娘，下班時，白白淨淨的雙手在水桶裡搓洗，用力的把手甩乾，兩手輕盈的像要飛起來似的。

對於工人間的私下交易，許慕儀的大師兄作為老闆並不會特別介意，師傅想精進是他們自己的事，反之，只學了一招半式的年輕學徒，只要能符合崗位的需要，老闆也不會要求他們學新的技術或往上升遷。許多從其他廠跑來應徵的基層學徒都已經從業兩三年了，領著一樣的薪水。沒有資深學徒這回事，這幾乎是許慕儀的大師兄唯一守住的底線。至於那些打工族怎麼自稱師傅，就隨他們喊，反正領的都是打工的薪資。

有時許慕儀都懷疑「師傅」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種尊稱，如果三年四個月的學藝規定已經沒落、如果銀樓再也不需要能包辦一切工藝的駐店者，他是否就成了最後一代的「師傅」？

工作時，曾有學徒向他請教，但許慕儀沒有時間，他有他要達成的 KPI。他嘴上稍微解釋，最後也只是讓學徒看他怎麼做，自己一股腦的心思都在今天的就要交件的品項。那位學徒後來學成了，坐在許慕儀隔壁，做著一樣的流水線。

許慕儀的師傅、許慕儀的舅舅當年給出了三張名片，卻只接到了兩通電話，遲遲放不下心。

好好一個人，怎麼忽然就沒了消息呢？這件事發生在台北可大可小，許慕儀的舅舅連續失眠幾天。想起過去收的徒弟，像自己推出去的學生，幾個本以為能謀求一職的徒弟，不是轉行就是轉做流水線，許慕儀的舅舅都於心不忍，久而久之，心也慢慢冷了。學徒出去，是他們自己的造化，師父無權干預。但許慕儀與自己又有一層親戚關係，不是生人，是一路看著長大的孩子。

傳藝三年四個月裡，他無私相授、有問必答，這樣的孩子出師後也在店裡工作得不錯，怎麼一去台北就只剩那兩通落寞的電話？許慕儀的舅舅曾暗自懷疑，但銀樓以黃金當道，數十年前就已各自分工，自己的黃金技術不會有錯，可為什麼產業變化如此迅速？

幾週後，許慕儀的師父主動打了一通電話給大師兄，事隔多年，師徒二人各自是駐店師傅與工廠工頭，對於大師兄當年走師，兩人不是冰釋前嫌，而是江湖

兩相忘。

得知許慕儀現在的工作，師父心中滿是不甘；黃金師傅，在工廠居於劣勢，時下流行的是珠寶鑽石，用的是金銀銅的合金材料，俗稱 K 金，光是合金的比例配方就是一門學問，更現實的問題，是 K 金的價格經得起材料損耗，黃金僅允許百分之零點五的耗損，但 K 金的耗損率則高達三到四成。當黃金師傅小心翼翼的拿大剪刀剪開金條時，K 金師傅可以毫不猶豫的用線鋸鋸開，鋸歪了，再用銼刀磨平。

自己傳授的黃金技術在 K 金工廠吃了虧，許慕儀的師父，選擇再當一次他的舅舅，向彰化以南的銀樓圈子尋求高人指點，只希望自己的外甥、自己的傳人能重新以工藝立足。

某天深夜，睡到一半的許慕儀接到了舅舅的電話，半夢半醒之際，電話裡報上了一段姓名、地址與電話，是一張用嘴遞出的、舅舅給的第四張名片。說起這位香港師傅的名片，舅舅自己也覺得弔詭，是某位不具名的臺南師傅提供的，聽口音，還是一位外省人。

「外省人介紹的香港師傅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，」舅舅在電話裡的聲音像鬆了一口氣，接著說道：「對方說希望保密，所以應該是真的。」

「但重新拜師……。」

「也不是沒有過，要不花錢請老師，要不花時間當學徒。」

這個年紀，這個當兵退伍後的年紀，竟還得再重新當一次學生、當一次學徒嗎？此時的許慕儀該是打拼賺錢的年紀，甚至寄錢回老家，自己師父都拉下臉向人請益了，許慕儀更沒有理由拒絕，但重新拜師不只是尊嚴的問題，在 K 金工廠工作的許慕儀心裡清楚，這技藝間的落差可不是幾個月就能趕上的，何況還是遠近馳名的香港技術……。幾經猶豫，許慕儀也漸漸動心了，如同大師兄，許慕儀也得到了師父的真傳，對於陌生的技術有著幾近原始的好奇心。

電話裡，師父聽到他幾近興奮的應答聲，暗暗讚嘆，外甥也有著天賜的手藝，不可能不動心。掛上電話後，許慕儀的舅舅鬆了一口氣，想像著未來許慕儀會學習怎樣的工藝，自己也開始好奇，心想，下一次見面一定要問個清楚，許慕儀這小子，一定能把香港流派的理路理個明白白。



為了不像前幾次那樣被輕易趕出銀樓，許慕儀抓著這個名字，也開始在臺北各間工廠打聽。找人，在台北幾乎是件荒謬的事，數以百計的 Kevin、Jack、Amy、Cindy，每個人都像其他人，換個名字就能重出江湖，而台北就勝在任何人都能重新開始，能重新成為另一個自己以為的其他人。

幸好金銀珠寶業封閉，來來去去就那些人、那些事，香港鑲嵌師梁雄輝，只憑著這些資訊，許慕儀幾乎得知了他在不同飯局上的態度和語氣，甚至都快能打聽到飯局上的菜色。

然而實際見到那副黑色眼罩，還是難掩驚訝的神色，香港師愛喝茶這點，他有聽聞，說話直接這點，也是。

「是，我會自己學。」

「能學多少看你自己。」

「當然。」

梁雄輝之所以會答應，主要還是缺人手。在他跟其他工廠老闆吃飯的同時，聘他的老闆這幾天也沒閒著，工廠在中山區一帶的頂樓加蓋，老闆心中的「港星同款」夢初見雛型，幾張電影海報和電影票放在工作桌上，幾天後，則是幾捲剛出爐的盜版錄影帶，為了仿製最新款的電影飾品，老闆甚至弄來了一臺小型電視機，讓梁雄輝盡速研究。他每晚盯著電視機裡模糊閃動的畫面，總想看清女星身上的飾品，但不同捲的錄影帶品質不一，他得多次交叉比對，才能確保萬無一失。

當初應聘鑲嵌師一職，原以為會有做不完的鑲嵌工作，但落地臺灣後，老闆硬是要他為一整條產線監工，工廠的幾位師傅供他使喚，他通宵幾天研究，才交出草稿跟模型設計圖，但最令他頭痛的還是人力分工，能做 K 金焊接、組裝的師傅有限，安排去做擺胚是大材小用，如今有人上門自薦，報的還是他的名字。

兩人稍微聊過後，梁雄輝得知了青年的來例，銼刀、鋸子是黃金技術不會接觸的工具，卻也是 K 金的基本。依過去的經驗，黃金師傅改學 K 金，至少需要兩年的時間。

梁雄輝心想，教這樣的學徒應該會輕鬆一點，至少師徒間的分工跟距離不用再教一次，若這時還要他再教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重頭開始，他可不幹。反過來，二度拜師的學徒應該會更積極，他可以提更多要求，最好能立刻成為幫手，在台灣的、方方面面的幫手。

「薪資待遇比照學徒，不是師傅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

「每天早上七點，來這間茶館幫我佔位，」香港人有早上喝茶的習慣，梁雄輝接著補充：「還要一份《星島日報》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……最後，我在找一個人。」

「魏莫良，」許慕儀說：「……這我有聽說。」

梁雄輝重新看了他一眼。

「……很多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許慕儀問。

「知道這件事的人多嗎？」

「……在工廠跟師傅間都有流傳。」

梁雄輝端詳許慕儀的眼神，這是實話。

「她以前在臺南生活，現在在臺北，但不一定還在這個圈子，」梁雄輝嘆了口氣，接著說道：「她家破產了，所以，你知道的……。」

「……喔，」許慕儀聽懂後，說：「好，那些地方我也會去找。」

許慕儀的眼裡閃過了一絲騙子才有的篤定，但梁雄輝不戳破。

先前面對那些有頭有臉的工廠老闆，他都守口如瓶，今天，自己終究是把這件事攤開來說了，卻說給了一位小他十多歲的年輕人聽。一提風月場所，梁雄輝覺得自己的面子掛不住，但自己都特意來臺灣了，這個衝動的決定，面子已經不再重要。

魏莫良的臉、魏莫良的聲音，這幾天不斷出現在他的夢裡，好幾次，他與她談笑，他與她玩樂，他遭到她的咒罵和羞辱，夢中的他一反駁，就後悔了，好幾次，他在夢裡的最後一句話都是：我知道妳說的都不是真的，因為妳早已離開了，而這不過是我的一場夢。

好幾次，他靜靜的睜開眼，望著自己在台灣公寓的天花板，與不停旋轉的電扇，一隻眼睛熱淚盈眶。

此時在茶桌前的梁雄輝，用著那僅剩的一隻眼睛端詳許慕儀、端詳他在台灣唯一的幫手。目光一放遠，語氣立刻變得嚴肅。

「我不知道你在彰化的人脈有多廣，我也不知道彰化在哪裡老實說，但我還

是姑且，問一下，」梁雄輝想起了那個名字，一切的始作俑者，那個奪走他左眼的賊人：「你聽過魏建毅嗎？」

（完）